



詩本義

自序

七
1374
3



門口仁18
1374
卷 3

尾臺氏藏

詩本義卷第八



巧言

歐陽氏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說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為刺王傲
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為在位之臣則与序文異矣
毛訓憮為大鄭訓為傲據詩言乱如此大則我可通若云乱如此傲豈
成文理曰父母且當為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為民父母其
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依鄭說曰父母且
端且亦豈成文理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与免免共為一章言四事
各有所能乃以田大之故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首尾蓋由誤分
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閒之貌毛訓

為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為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惑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為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護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為惑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也其五章躍兔免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此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往諸桑木君子樹之云者以

桑木比桑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身教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為足聽納於心也其六章曰蛇碩言出自口矢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云者謂說人能言然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善悅人聽其美如笙簧而顏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字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為作幽王甫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為蘓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

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作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我尤重
復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
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
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在宮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
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
凡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亦離之詩也其棄妻之被逐者為此言矣
小弁父子亦離之詩也於太子亘白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
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亦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謫其語又然則
詩人之語豈妄矣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我
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
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絕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

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
我所為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我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
我梁者欲利我所為也不入我門者与我絕也伊誰之從維暴之者
謂聰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
禍胡逝我梁不入言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
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甫何利我梁而不入乎我之被謫又今待
我不如初則甫為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
不見其身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
省内無所愧畏不懼其未窺甫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歎已適遭
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謫言甫其下章則述与暴公俱仕

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違舍而從爾之所至行
爾車既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於此惟爾之從云何敢言病
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
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於心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
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凡身之吹噓鹿相聯比
如貫索而爾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信
爾三物謂噓也鹿也貫也其章卒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
使我見不覺如鬼域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
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
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我為蒿以文害
辭以孟子之所患也又以歸是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
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為病凶之時滯泥
之甚矣

本義曰同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莪然長大者非
我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申天地生育之功也思
我生之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歸是
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解民之生者言不
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暴急而中人也言
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饒蓋飡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公子癸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為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為客致飡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各職至多且奉其大而要者我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為善譬令詩所奉止於掩免飡揚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我蓋邦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為說汗漫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屬鞞佩璲為一章分雖則七章以下為別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我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我

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饒蓋飡有棘棘七者足於豐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潛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則王改偏而賦役重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仇也然奔走於周行其祇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薪者為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

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罴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
其也章則刺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
不材而冗食矣其橫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斂也其六章以下述譚
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
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
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輪
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昼得我嘗作雖有
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為我簸揚糠
粃雖有才不能為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
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
才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

所挹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
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我少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為作詩之大夫
作其先祖以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角
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為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
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欽治君欽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
及深責可亦訓聖人刪詩必棄而不錄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治
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
以為比吳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吳楚僭叛之君
以為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予當為予奪之

予鄭以予為我是以其說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祿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為治水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鄭氏直以謂非人者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因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豈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剝削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彫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

世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凜冽暴急而萬物彫盡也其曰亂離瘼矣其適得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絳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為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序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粟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踐而殘賊也其曰相被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者謂以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為善可使為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為善其

曰滂、江漢南國之紀者劬其下國之辭也。謂以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滂而流以歸于海，故能為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齊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祿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知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知草木之依山隈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於亂世也。鄭謂各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天悔任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曰：小其明之意。大雅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各篇者偶為誌別，爾不闕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是，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

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為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任，宜勸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勸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夫悔任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文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攷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為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

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
其詩曰鼓鍾將、淮水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
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箎
不僭其舞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為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
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為文王之樂也詩人以文
王之詩為周南召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為何樂也皆當
閱其所未詳

裳者華

論曰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
之類絕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世近小人而當親君子戒止如是
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為明王由是詩之我不

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為朝祀之事右之為表戒之事鄭以君子為先人
攷詩及序皆了無以義失之尤遠

小義曰裳者華其華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衆
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足譽也又曰裳者華其黃
矢言其華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
得慶於後而世祿不絕也章法也陳之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者華
或黃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
馭馬使駕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
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己也其卒章則又言左
右當親近君子而慎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
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文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今考詩下三章言乘馬在廐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安之以坐有事則予之以穀以前世中材常主之所能為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說而通若其上二章之我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也則雙以為交萬物之失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止亦宜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載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鴛鴦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鴛鴦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及而鄭皆為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

人本不敢其驚不鴛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且闕其所未詳

車牽

論曰鄭氏以車牽之詩周大夫思衰如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為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為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肯酒嘉釀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據詩序言衰如之思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為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舍其所憂之急者遂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佚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義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得賢

女以拔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王之变改是式飲庶幾分為二事又云我与女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变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為一句皆文我亦離言詩本我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閨車之牽兮思樂季女遊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音來与我王配合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與妾与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為友見閨睚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鷓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甫無射云者此惡褒如嫉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心鳥

則鳴鷓皆來依其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以賢女与王燕樂而享采譽則我好愛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与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穀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甫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拜我覲爾我心宮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得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牽也徒我見正得以賢女為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九

歐陽氏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里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為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為有此說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變物之色詩人惡詭言變亂善惡其為害大必不引以為喻至於變黑為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氏不如鄭說也齊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為物甚微至其積聚而多也嘗之然往來其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也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

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說是也棘榛皆所以為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說則王之飲酒賓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羣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王於受神之福酌尸登餼禮無違者及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賓頓出小人之態虎呼傾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內朝為得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亦陳古以刺今之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別之此其所以為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為附會詩人之意本末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為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賓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然肅恭至於籩豆設藪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施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泆為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及以不醉為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徒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徒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蒙之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殺羊童首是以無為有則醉言無度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之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永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亦之威儀所以為敬且省禍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今爾如鄭所說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極也天子所予者謂以諸侯旂鸞駟與其所服亦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偏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紆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屆為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為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行說也沈氏揚舟緋纜維之者鄭謂緋纜維舟猶諸侯御

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緋纜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說老馬反為駒謂王侮慢老人過之如幼穉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且餽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敬孫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而雪見現喻小人難多王若欲興善改則小人誅滅如雲如髮又謂小人之行如莠秋而王不能變化考序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末弛之則外

反而去詩人引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內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夫其戒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紕縻巧用則反者行說也紕縻制弓使不及之罟也蓋造弓未成時所周已成之弓則體有往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前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說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与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爭不已至於凶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為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

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讒以來之如採喜升本又教之淫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微猷小人与屬者微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踈九族而好讒佞如此凶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為驕傲也如垂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礼義仁恩也

苑柳

論曰鄭箋上帝云者想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与甚陷當分為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訓靖為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留我謀改事王信讒不察切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以說則詩人方呼天言王

不可朝其下文處言王使戎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
可知其臆說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必留戎謀而又後必誅
戎於戎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為斥幽王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屆考詩初
無此意又與下文不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也蹈動也謂警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荒然茂盛之
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今天警動我使戎無自暱
近之又使戎安之以待其極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
可往朝則往焉其序章言彼鳥之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戎
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怨叛之辭也
錄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離叛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
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
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
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
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
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
人者大人爾毛既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穿鑿也今考詩
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失也亦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
為妻以薛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薛妻子為宗既
并妾為妻則自然其薛子為適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
適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
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而不見容彼英然白雲者於彼
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
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澠
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
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被桑薪印烘于燧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
饗身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
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於內而聲達於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悛然棄逐我
侯我邁之而去也邁往也有鷺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
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寢似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
鴛鴦戩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

斯石履之界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
履以升車者 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
而佐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之石

論曰序言我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
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我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
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之石比我狄
不可伐山川幽遠為荆舒之所處且我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
戎宣王伐獫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我狄為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
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
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為荆

舒之國方、廣福何其舍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
於此獨以皇為正至不皇出矣為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以
尤臆說也豈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為比興又汙
漫而不切蓋其衍說也

小戎曰漸、高石与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叙其所歷險阻之方
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
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豈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
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也履險過雨征行所尤
苦故以為言

詩本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

歐陽氏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豈虛言也哉文王之甚
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
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說咻然附益之遂為世守
不慎哉秦誓曰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
統未集以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為王又
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為受命之年
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識諱符命怪妄之說
不勝其多本欲尊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

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
言者揚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說
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為文王也
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為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
為王云者惑後學之尤甚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也以來積功累
仁至於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
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
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
業歸功於其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
妄之說也昏曰天之歷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勅絕天
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為言者尊天命也

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謀之命西伯稱王甫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
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一國之中
理已為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
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未助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
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尽有天下矣此又厚
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嘗以為光明
不知其何據也甫雅云緝熙光也甫雅非聖人之昏考其文理乃是秦漢
之間字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甫凡引甫雅者本謂旁取他
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甫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
頌敬之云字有緝熙于光明毛鄭說以為字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
賢此穿鑿之尤甚者詩慎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他書

或訓為安或訓為和隨文義各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續也
續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之者接續而增廣之也駁命不易當音難
易之易

本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為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
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曰邦其命維新者據
后稷公劉以來為言也言周自上古以來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
之眷命而興盛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
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
為天所親輔也暨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亦支百世
者言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於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
是周之君而可以為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不墜文王之令聞

則本与支皆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之不
顯厥猶翼思皇多士生以王國克生維周之模濟多士文王
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
亦世有顯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為幹事之臣文王
用之以寧周邦也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
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甚衆
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昔也天命為商之蕃屏而今也乃命為
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此德而天予之天所予奪惟德
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裸將于
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哱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

之衆士以戒周之君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
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
命而求福祿既又丁寧之曰當知殷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
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
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
法文王所為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絕簡莫見其得失其首章
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
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
薪乃賤有司之末事庶人之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

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
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之一事爾不必連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
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說更無官人之音但沈
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以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祀然棫樸茂盛標之以備薪樵以喻文王養育賢才
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
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
行水由衆人以楫擢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
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

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豈不作人者作勳也言

文王能官羣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邈然在上無所動作於人而
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雕琢
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獎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勅用
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
以聖者由其母大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我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
之聖爾今詩四章鄭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大任雖
在宮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羣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羣臣
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為衍說失詩之首遠矣
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云大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是方述大妣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
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毛以無射為無厭鄭讀為射街之射謂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為有賢才之質而不明
者無射為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
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
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
仁義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為有存弟之行而不能諫諍者皆
得助祭於廟且詩但云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
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而知為仁義不
諫何據而知為存弟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齊為齊莊以文
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大姜大任以至大妣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大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太任文王之母也大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大妣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廣被由內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難在宮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雖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然而敬不顯而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肆我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絕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事有維未

嘗聞季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諫而能入於善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必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為比中理然後承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女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為幼小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美言為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為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為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

謂四國者毛以為四方鄭以為密既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為國也又曰以伐崇庸則崇可知為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既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我不能通故也且鄭以密既徂共為四國以亮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敘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為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既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既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敘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略失且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絕無倫理以所以難通也既徂共既不可為國則四國當從毛說為四方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諷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既遂往侵共以徂為往是矣而猶以既共為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我止於侵密伐崇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

距大邦侵既徂共若如鄭說以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既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為往小異爾大我皆失也之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國爾是亦不然且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業若周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說既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其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乃舉鄰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為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為毛鄭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陳也既共當是密國地之別名如周有岐邠豳召也串夷依毛傳則我通如以為昆夷則上下文義絕不相屬故當從毛也詩既止述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此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曲為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我為衍去之

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以密宗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興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為政之道也者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為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栝松柏皆拔起茂盛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大伯王季言以王季能友其兄大伯使讓已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祿無喪矢遂至奄有天下其

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類可以君長大邦而文王順承允合其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於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美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序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既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囿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及度善原於岐渭之間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戒懷爾明德深厚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高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

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報生獻馘
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
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伏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
古人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
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
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
有倫也

生民

論曰安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丹傳則信而徒焉而曲學之士好奇
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說前世以此為六經患者非一也右稷之生說者
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之其二之尤者則眾說可從而息也毛謂姜

嫫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禱
以求子姜嫫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右
稷姜嫫以后稷生異於人欲以顯其靈乃寘於隘巷而牛羊辟之
又寘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寘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
姜嫫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嫫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
後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禩者為
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祠高禩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嫫履其指拇歆
然感而有身遂生右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
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
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
攻之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嫫之事也今見於史記者是

矣初無高禘禘子句欲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善媯出履大人之迹
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兒遂收育之爾就
其妄說猶若有次疑一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
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善媯從高辛祠於郊禘而生子則是以
人道而生矣且有祈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
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
情者也毛傳高禘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禘而
生契與善媯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
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也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
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之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
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

帝與堯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
緯專用命曆序言帝與堯傳十世固以堯契皆不為堯子而猶以稷為
堯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堯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稷於堯世為二
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
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謬
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
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甫皆父母所生
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甫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高
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善媯歆然
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善
媯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

無人道而生子与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
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
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紜附毛說者謂
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
妄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紜之說遠解數千歲
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之詩孔子之所錄
也必有其義蓋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解所不知慎其傳以惑
世也嗣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義余亦不知
也故嗣其所未詳

鳥鷖

論曰鳥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

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鳥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
水旁得其乃甫在沙在渚在濼在壘皆水旁甫鄭氏曲為分別以
譬言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為甚害然學者戒於
穿鑿而汨亂經義也

假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詩文意顯更無
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德甫而鄭氏乃以官人為能官人
成王德美甚衆不應獨言其官人若專為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
人之意況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
德不忘當為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甫而鄭以為成王循用周公之
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諸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

燕也三者皆為小失然既汨詩我則不可以明燕及朋友與以燕翼
子我同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之德以且其人民而受
天之祿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祿及其子孫
之衆世且為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
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內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羣
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
則朋友在公朝則御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第十

後序

成德

校訂

詩本義卷第十一

歐陽氏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我者多矣
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
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羣臣言王之祭
祀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人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
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
豈非君子四方為則我已不倫而以下下章又我考之絕不相屬且詩
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也詩曰鳳凰于七翮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
士未居王朝如鳳凰來集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

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此而鄭以亦集爰止為衆鳥也謂衆鳥慕
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
亦為衆鳥如下章亦傳于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傳于天此
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
別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凰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
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萋萋、萋、雞、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
萋、萋、然茂盛鳳凰則雞、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
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
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大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
亦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

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說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於朝陽猶君
德之溫仁者亦衍說也此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及此詩以上
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
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胥謗穆公不敢斥言王
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暇
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德官、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
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干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其德荒湛于
酒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
蓋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

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際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
述殷紂不且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
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亦爭而祝詛鄭意皆謂厲
王者皆非也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無綱紀
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
以蕩、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作詩之意從
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規詢成王之有戒
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則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諷之
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蓋刺者欲
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而然
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

人不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以者多蓋人人之常情也蕩之序
言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
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以殷為隳因歎人
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人所陳殷高之
事自其初用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
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隳壞乃仰天而訴曰蕩
、上天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
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
愛斯民乎則日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
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以等事皆殷

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
有害本實先揆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盈叛但
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文已
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度
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於殷之初興亦鑒於夏之失也謂今既然則
後之興者當又鑒於厲王也此言傷之九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公為厲王
御士見王為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脩飾而陷於過惡其詩沈
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修則為哲人不自脩則為愚人爾其意
雖以刺王不自脩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沈論哲人愚人因以自

警也蓋詩終篇沈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多以沈論之
語為刺王如靡哲不思謂王改暴虐賢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
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高
於抑則以小子皆為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且
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為小子義亦難
安也今編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稱為譏損自卑之言也未
見臣呼其君為小子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
呼成王為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言欺孤兒爾理亦通
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同公之尊親而厲為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
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况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

于屋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則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祀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說可於祭末而有厭倦字者衍說也考詩上下文直謂脩慎谷德為人儀法甫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何矣虹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甫鄭謂童羊譬王后与政事又言天子未除袞稱少子以崇上文考之殊無倫次亦其衍說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同數求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為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脩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章曰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止則拳勑不陷於過惡是

其威儀為德之廣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則習陷為昏愚矣如書云惟聖罔念作狂也康人之愚亦職維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能勉自剛矣而終為昏愚者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甫哲人之愚亦維斯辰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脩慎而習陷於過惡終為愚人者自戾其性甫此雖汎論人之善惡在乎自脩慎与不脩慎以譏王而勑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彊也亦汎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為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為己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脩著可以勑人則四國服從矣謂一日克己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為君天下者言也詩諫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与謀謀以出

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為民法
爾謂修身而天下服也一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其三章曰其在
于今興迷亂于改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時事以刺王也七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倫胥
以凶云者言王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刑不
知為惡者有戮乃躬自陷於罪咎而皇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
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
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云者刺王有廷
內知日夕洒掃以示人嚴潔而不知脩飭其身以自潔其容德又刺王
知脩戎備以防兵亂禦夷狄而不知脩身以遠禍敗過與惕同謂教言
惕之也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以所以防

過亂也質定也安定人民謹守為君之法度此乃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
詔敬爾威儀無不柔嘉云者亦教王自脩也謂慎出詔敬威儀不猶愈於
洒掃庭內與脩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不知脩飭其身之要知
防其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
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詔也無易由
言無曰苟矣莫扞朕言言不可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右
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子孫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
施德于朋友庶民小子皆快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為萬民承順
謂施德自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
有德之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為善

道則庶幾遠罪也不眩也詩人語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有神鑒於幽而
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脩於顯又當不懈
於幽隱也射厭也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為德得臧得嘉淑慎爾
止不愆子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為德當使稱
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寧
有不效以為法者謂人心樂善惟上所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
其十章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德而應以類也謂上若脩德以
示下則下當為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也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
下當效上之為善而上反為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

人惑亂而不知所從也往深桑木言緡之絲溫、恭人維德之基云者
汎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不必桑惡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溫恭
然後可以脩德其十一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其下章乃以
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
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
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
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
盥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
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為御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為過

也惟人不自滿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滿教不可入甫
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下此時也視爾曹我
心慘、誨甫諱、聽我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云者君暗於上臣憂
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借曰未知亦聿
既老云者使我不知如此之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
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予小子告爾曰止聽用我謀庶無大
悔之者不忌彙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旧
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來厥因取譬
不遠昊天不忒回遘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來我國
不遐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不差忒言王為惡必
及禍也而王方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乃刺之事蓋厲幽暴虐之王
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編年也其於
兵伐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蹟據國語史記及詩大
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語文亦無王所征伐之國凡鄭氏所
謂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
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
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
而為說也詩曰芻蕘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獲以下民據詩但
以桑柔不能陰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甫鄭以詩言將采其
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執逝

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為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踈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為作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為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

本義曰桑桑將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將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為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旗旒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為灰燼矣黎衆也此汎言暴政之為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為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

疑云但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兢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者民歸其怨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其究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也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此亂之所也多我覲瘠孔棘我聞者謂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禦得寇盜為謀為比亂況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內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內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

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執不思往就水滌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且之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颶風亦孔之僂者芮伯既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不能聽如彼嚮風而歎未必聞也蓋呼告者順風則聞速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及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為羣臣祿食也稼穡維室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室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哀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我王室而歲又蝗蝗為災稼穡盡病哀痛羣臣具列於位如

贅疣而中國卒至荒亂與有同力以念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印

論曰詩云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以幽王為君故佚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籲昊天無不克鞏固罔室無自為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

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大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靜等語皆其衍說汨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疎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婦人不當与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鄭以為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我不如此也公事者王后以下所治宮中之內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